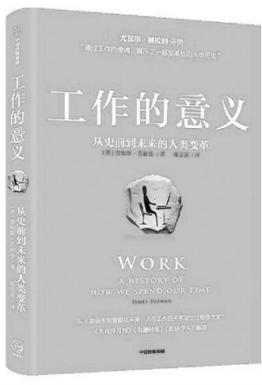


# 工作意义演变的人类学考察

史冬柏

**提示** 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一度为全民热议,或许因为它触及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深层话题,那就是思考工作的意义。尽管人们向往着“诗和远方”,但现代社会确实让大多数人难以将工作和生活截然分开。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似乎是,许多人把工作当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在工作场所中搭建生活场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的《工作的意义》,其实是个听起来略带误导性的题目,因为作者想做的并不是为工作辩护,而是展开人类学的考察,告诉我们工作的意义并非从来如此,以及工作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的。



工作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占据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它不仅关系到养家糊口,而且在人的社会化生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工作的意义》提醒我们,在人类历史95%以上的时间段内,工作的地位其实都没有现在这么重要。

工作时长比现在少,闲暇时间比现在多。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这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在当时,以非洲的朱霍安西部落为代表的很多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每天只采集当天所需的食物并感到心满意足,而对储存食物以备不时之需并不上心。

背后的原因有哪些?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曾提出“富足的原初社会”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狩猎采集者只注重满足迫切的物质需求,而没有被过多的欲望拖累。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之所以满足了需求,是因为他们仅把需求“限定”在“迫切的物质需求”上,欲望不多。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比今天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更富有,因为尽管后者坐拥财富,却欲壑难填,因贪图更多而显得真正得到的更少。

作者的观点与萨林斯的结论异曲同工。他竭力表明的事实是,在许多原始狩猎采集部落中,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并非当今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稀缺,而是由于没有过多的欲望,从而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过上了我们今天渴望通过努力工作才能过上的那种“丰裕生活”。

为什么欲望低?显然不是因为古今人种不同。“富足的原初社会”有其深层逻辑:狩猎采集社会所发展起来的“资源共享型经

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延伸。他们的世界观,坚持人与自然共享资源,延伸到人与人之间,同样必须共享各类物资物品。同时,他们相信大自然是慷慨的,过去一直、现在正在、未来依然会赐予他们食物,没必要杞人忧天、徒增烦恼,无须为储备“多余”而操心。

可是如果食物暂时有盈余,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更加努力工作,以备不时之需?

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伯恩给出解答。他把以狩猎采集社会为代表的原始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做了一种二元类型的比较:前者经济形态被概括为“即时回报型”,后者则被称为“延迟回报型”。如果说对自然的慷慨赐予抱有信心,还只是一种观念层面的理由,那么更为坚实的支撑则在于,他们有一套确保食物资源得到平均分配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即“按需共享”的分配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人们都没理由为了比别人积累更多物质财富而浪费精力。

在“按需共享”分配机制下,物质财富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严格平等,每个人都赋予了自由向他人“索取”的权利。当然,索取不是没有限度的。“按需共享”,如何克服需求泛滥或不同需求之间的冲突,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规则,包括一些约定俗成的信条、禁令等,从而大体上划定“合理要求”的边界,人们理解并遵循这些规则,便不难确定什么情况下、向谁要、何时要、要什么,很少提出僭越的要求。

作者深入考察分析发现,努力工作,其实与人类采取农业生产模式带来的文化和经济变革有

很大关联。从大历史审视,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的转变具有显著的革命性,这一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同时,在客观上迅速增加了人们能够获取和利用的能量。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尽管生产力提高了,但人口数量也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业增产的效果,资源变得更加稀缺。也就是说,随着人口大幅增长,匮乏成为一个常态化的难题,从而放大了人们对资源稀缺性的焦虑。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作者揭示了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并非简单的一路高歌式进步,与其相伴的是风险的增加。因此,“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经济问题和资源稀缺性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唯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开拓新的领域”。

“人类向农业过渡最远端的遗产之一是改变了人们体验和理解时间的方式。”在原始社会,狩猎采集者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最多是不久的将来,但生产粮食不同,农民必须同时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再努力一点,情况会变得更好”“时间就是金钱”……在农业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要工作。至此,“即时回报型社会”与“延迟回报型社会”的经济形态区分逐渐清晰:人际关系从人与自然(土地)的关系延伸而来,前者因为大自然同他们分享食物,所以他们也与别人分享食物;后者因为土地需要他们付出劳动,他们便不会无偿同别人分享食物,而是要求支付一定成本。随着历

史的发展,“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观念逐渐被从小就灌输给人们,并演化成为一种良好的职业道德。

按照这一逻辑不难继续推导——历史考察也提供了印证:人类工作史上的又一次大转变,是从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后,越来越多的人聚居在城市,一种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的稀缺性就会塑造他们的欲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永远受制于无限欲望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悲的,要医治“欲壑难填之病”。作者不厌其烦地想表明,原始部落不仅提醒我们认识到,现代人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人类向农业过渡以及城市迁移的产物,还提醒我们认识到,要实现更好的生活,关键在于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以便降低物质欲求,用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术语说,“我们将再次更看重目的而非手段,更看重美好之物,而非有用之物”。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普鲁斯特在《追忆逝去的时光》中的那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译者周克希说,普鲁斯特的这句话,有一种悲壮的美。今天,我无意也不可能否定努力工作,而是需要不时抽身出来,予以反思,从而有意识地形成历史的合力,构建更合理的生活、更美好的社会。

■书局

## 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牛寒婷

《玫瑰的名字》

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仿佛能看到埃科沉迷于中世纪的故纸堆里,他偶尔抬头,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想要毒死一个僧侣的想法,让他兴奋异常,与难掩的兴奋情绪同时到来的,还有闪回般交错出现的中世纪图景:迷宫般的修道院和藏书馆、基督教内部的争斗、权力和私欲对宗教的侵蚀、世俗权力与宗教政治的对峙、严肃崇高的神学与道德论辩……

埃科以宗教的名义、书籍的名义、思想的名义、历史的定义、文明的名义、玫瑰的名义,书写了一个始终让他魂牵梦绕的中世纪。他深知,每个当代人的头脑里都有关于中世纪的腐朽看法,所以,他要用智慧、博学 and 热爱为之一正名。他视自己为那个时代真理在握的修士,即便要冒被押上火刑柱的危险,也要说出传世的箴言:“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于是,比历史更真实的中世纪在他的笔下得以复活,不,完全就是获得了新生。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此书是典型的“卡特制造”,其前身是悍妇出版社出版的《悍妇精怪故事集》第一、二卷。悍妇出版社是朋友办的,自成立起,卡特就乐在其中地为它效劳。“悍妇+精怪”,是不是十足的卡特范儿呀?一如其小说永远伴随着女性的话语和声调,在卡特为姑娘们编辑的这本民间故事集里,随处可见美丽的女仆和干瘪的老太太,狡猾的妇人和品行不端的姑娘,巫婆和接生婆,坏姨妈和怪姐妹。这些精怪故事,不适宜19世纪以来过滤了“粗俗”内容的中产阶级育儿室里的优雅休闲,也与学者气十足的格林兄弟笔下的纯真童话泾渭分明;它们血腥暴力、粗俗下流、专事恶搞、令人捧腹——它们努力满足欢愉原则。然而,很多时候,欢愉会遭到憎恨,甚至被视为禁忌,就像书中的《丈夫如何让妻子戒除故事癖》所暗示的那样:男人想方设法阻止女人获得欢愉,因为“欢愉本身威胁到了他的权威”。

《时间的折痕》

阅读能让时间停驻,或者说,阅读馈赠了更多时间:无论哪一种,阅读都像从时间那里强行夺走了什么。我们受惠于这种抢夺,因为它如同秘密通道,通往一座超越时空的藏书楼,就像埃科在《玫瑰的名字》中建造的那样。

耽溺于文学世界的王雪茜,显然意识到了阅读与时间的奇妙关系:她将自己新近出版的读书随笔集命名为“时间的折痕”。在书中,她与心爱的作家耳鬓厮磨,马塞尔·埃梅、爱丽丝·门罗、大江健三郎、克莱尔·吉根、塞林格、特朗斯特罗姆、菲茨杰拉德……都是她阅读时空中散射光芒的彩色折痕。

而这缤纷折痕的诱人之处还在于,它在彰显的同时,又得到了小说家于晓威通过绘画方式的拓展式演绎。遍布全书的30幅现代派丙烯抽象画插图,仿佛在无声地呼应着王雪茜的精神游历,注解着她笔下斑斑的文学蒙太奇。结果,在这对中国作家美文妙画的二重奏中,那些蜚声世界的小说家及其作品,全都神奇地焕发了面目,其经验似乎更富启示意义,其艺术仿佛更具阐释价值。

## 你的心机古人早已看透

王海宁

东晋年间,名臣庾亮遇到一件烦心事,他购买的马匹中,有一匹被发现是“凶马”,这种马被古人视为“凶马”,有不祥之兆,会威胁主人安危。

这就好像庾亮凭空买进一辆必定肇事的问题车。庾亮是当朝重臣,姐姐是明帝皇后,自然“身份贵重”,不能冒险骑这样一匹马。接下来,如何处置就成了问题。家中谋士纷纷劝他,偷偷卖了,免得遭受损失。

这就好像你有一辆肇事车,可以耍手段掩盖记录,在二手车市场上一样能卖个好价钱,但是对下一任车主可能是个潜在威胁。经济学上叫“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其代表就是二手车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卖主心中有数,买主毫不知情,所以车越差成本越低的经过掩盖,越便宜越好卖,差车反而畅销。缺少诚信的市场,这种现象可以出现在许多领域。

古人庾亮面临着选择,是自己吃亏还是精明地转嫁损失?“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庾亮还举出了孙叔敖小时候遇到双头蛇的例子。当时有传闻看见双头蛇谁就必死,孙叔敖为了不让自己再被祸害,冒险打死了蛇,将其埋进土里。庾亮和孙叔敖,在损人利己还是自

己承受不幸两者之间,都做出了高尚的抉择。

这个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德行”中,对于古人来说,这本来是人之本分,顺理成章,在今天却因为利益的驱使,显得难能可贵。

古往今来,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男性对一个地位卑下的美丽女孩动情不难,但敢于承担责任却是挑战。始乱终弃的男人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李甲,到《雷雨》里的周朴园,不胜枚举。《世说新语》里的这段故事,如同一面真实性情的棱镜,照出了今天所谓“正人君子”“纯情大男孩”许多伪善懦夫的真面目。

人总难免要在职场、官场、商场、情场这四大大修场里折腾,老谋深算往往获利最多,天真纯情常常四处碰壁。可是人一直工于心计,又难免得到一切依旧感到空虚,左右逢源仍难感到踏实。真实性情与真实惠,平衡是件难事。

《世说新语》成于刘宋年间,曹魏政权被司马氏一族夺取后,政坛动荡,血腥腥风。正威威严的名教被统治者亲手毁坏,门阀制度下的贵族名士不再执着于任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反而有了人性的自觉,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士族阶层短小隽永的故事,让今人惊讶而羡慕——我们

渴望的姿态,古人早已驾轻就熟;我们的纠结,古人早已想开;而我们的机心,古人早已看透。

西晋文学家张翰是南方人,一度被齐王司马冏叫入洛阳做了京官。“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菖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简单说——张翰去皇都洛阳做京官,秋天到了,因为思念家乡菜,念叨一句“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干吗叫加官晋爵离家千里拘束自己?”叫车就回家了。今天号称“躺平任性”的,推崇“岁月静好”的,自称“淡泊名利”的,在追求人生惬意时,谁有这般潇洒决绝?

当我们因为忘了人本身才是目的,把自己变成实现目的的工具与手段而痛苦时,古人早已“命驾便归”,潇洒离去。

当然魏晋风流,不只是“旷达”“放诞”,在大节上,真名士同样做出了千古垂范。

官场倾轧,轻则互相鄙薄,重则你死我活。可是在东晋一对互相“不善”的高官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郁超与谢玄都出身于东晋显贵豪门,以才华出众为人称道,但一山难容二虎,二人互相看不顺眼。当前秦的符

坚率大军兵临城下,东晋国难当头时,朝廷决定派谢玄北讨,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很多人不看好谢玄。此时反而是郁超力排众议,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谢玄有识人之明,用人得当,而且最后坚决得出论断“是必济事”。“此推之,容必能立功。”谢玄后来果然退敌立功,“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大局面前,放下个人好恶,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嫉妒,坦荡地推荐同僚,公正地评价对手,这才是国之重臣、一代名士该有的胸怀与见识。

《世说新语》中既有远见卓识的大故事,也有因房记乐的小情趣,但无不短小精悍,趣味横生,寥寥数笔,人物气质跃然纸上,我们久违的真实性情穿越千年而愈趋鲜活。

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的评注本众多,而《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是兼具通俗与严谨的普及读本。戴建业是学者走出象牙塔的“网红”,但他并不是哗众取宠灌鸡汤,书中对《世说新语》的学术地位、史家争执,都有翔实而严谨的考据介绍。人生阅历和学术功底兼备的老学者,肯走到台前,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古人的积淀智慧,这同样是“世说新语”啊!

## 从历史中寻找“为什么是中国”

曲宏

**提示** 《为什么是中国》以大历史观,钩沉180年间中国的历史风云,梳理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世界新格局形成的21世纪事件,从百年沧桑、民族复兴,到洞察世界风云、探究历史规律,呈现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今天以坚定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的辉煌历程,从而回答了“为什么是中国”的历史之问。

个连,敌人7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为什么?43天的上甘岭战役,美军将领范佛里特在我军3.7平方公里阵地上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5000余枚航空炸弹,阵地山头被削低近两米,坑道被打短五六米。但美军炮火一停,志愿军就从坑道里出来,把冲锋的敌人打下去。美军永远不知道我人民志愿军是在什么条件下、用怎样一种精神状态投入战斗的!美军著名将领沃克曾在欧洲战场出任第四装甲军军长,以迅猛强悍出名。但沃克在志愿军面前,却仓皇撤退,又被志愿军追得大败,沃克因乘坐的吉普车被挤翻到沟里而身亡。率队穿插追击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在谈到作战经验时只有一句话:“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这正是中国军人的血性!中国军人不畏强敌,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书中有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会对别人微笑,不会对别人瞪眼,它就永远

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想对别人瞪眼,腰杆上一定要有东西。而如果腰杆上除了钱包,什么都没有,那么钱包也很容易被别人抢走。”这是多么有力量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总是回荡在书的字里行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作者透过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来论述他的论点。从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都依托少数精英来改造社会,而民众始终没有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把民众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植根于人民,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抗日战争时期,在邯郸西部山区的一个村庄,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突然,日本兵包围了村子,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被困在村子

里,混在乡亲中间。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兵拿出糖果,让孩子指认谁不是村子里的人,但1000多个孩子没一个人接糖。日本兵把孩子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但孩子们却把糖推了出来。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谈到这件事时那个老学者说:“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点。”这就是当时一个孩子的认知与自觉。

在历史故事中进行深入思考,在思考中呈现历史本真。这不是一般的历史,这是把历史作为研究中华之魂的史料而展开的辉煌画卷,历史的通透感无处不在。作者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关注“为什么”,以高层建筑的眼界,深刻的思考能力对许多“为什么”做出回答。本书虽然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历史,但不是面面俱到地讲历史,对史料的运用围绕“为什么”而展开。书中的史料新鲜生动,从山河破碎时的

世道人心、歧路惶恐间的挣扎与徘徊,到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自觉、抗战胜利的能量密码、朝鲜战争的鸟瞰沉沦等,剥丝抽茧,无不在解答“为什么是中国”这个深邃的问题。从历史到当下世界局势,无不在揭示中国的发展之谜、力量之源,并对世界格局做出理性展望。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现在拥有制造优势、市场优势和开放优势。首先,中国制造业2018年占全球比重29.4%,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其次,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中国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经贸往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

《玫瑰的名字》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时间的折痕》

